

# 没有煙硝的戰爭 没有人性的政棍

深度  
評論  
方靖之

新型肺炎來勢洶洶，內地正在全力動員防疫，將病毒圍堵圍死，香港亦已推出多項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，並且進行「局部封關」，務求從源頭防疫。然而，在大戰當前，泛暴派、暴徒、「黃醫護」在做什麼？就是不斷拖政府防疫後腿，不斷煽風點火，挑動政爭，甚至上綱上線發起所謂「大三罷」。「黃醫護」更罔顧醫德和人命安全，在大戰當前請假做「逃兵」。在這場「沒有煙硝的戰爭」中，盡顯一班「沒有人性的政棍」的面目。

## 「封關」為「大三罷」藉口

記得2003年沙士時，各大政黨儘管政見不同，但都能齊心抗疫，向市民派發口罩、消毒藥水，在社區上推廣衛生

常識，全面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。但面對這次疫情，泛暴派在做什麼？在各地區未見積極利用其區議會資源向市民派發物資、推廣衛生，反而日復日的搞示威抗議，實事不做，一味提出不切實際的建議。這些泛暴派議員，擁有不少區議會資源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不拿出來支援市民？在社會需要團結一致抗疫時，這些泛暴派卻在拖後腿、干擾政府工作，這些人根本就是害香港而不是為香港。

泛暴派之不堪不單在於阻礙抗疫，故意提出不合理的建議，更配合暴徒以疫情為名，再次在社會上發動暴力衝擊以至恐怖襲擊。為了「威逼」市民罷工，暴徒更在香港不同地點，包括明愛醫院廁所及關口設置炸彈，這已經是恐怖襲擊，為了迫使市民罷工，竟然不惜製造大量傷亡，甚至恐襲醫院，這是公然

向全港宣戰。在香港社會全力防疫之時，泛暴派利用暴徒不斷在背後插刀，罔顧市民傷亡，罔顧香港安危，這些人的人性何在？良知何在？

泛暴派炒作疫情，提出所謂「全面封關」建議，真正目的不過為發動「大三罷」造勢，令行動「出師有名」。泛暴派明知「全面封關」建議不可行，硬要提出，目的就是讓政府否決建議後，以此為由發動「大三罷」，並且讓他們一班「黃醫護」有罷工的理由。這些「黃醫護」在這場「反修例風波」中，早已惡行不斷，醜態畢露，一邊說工作繁忙，一邊花大功夫在醫院內設立各種「連儂牆」，定期搞集會，有醫生更因為參與違法行動被捕。

醫護人員有政治立場不足為奇，但問題是不能政治凌駕理智，不能政治凌駕專業道德，不能因為病人的「顏色」

而影響專業判斷。然而，這場「反修例風波」卻將這些「黃醫護」的不堪面目表露無遺，雖然這些「黃醫護」只是少數，但他們的言行已經嚴重損害了香港醫護界的聲譽。

## 敗壞醫德成「香港之恥」

現在疫情壓境，醫護本應守在最前線，迎擊疫情，救急扶危。然而，這時一些「黃醫護」又做「逃兵」，一方面要求政府為他們發放配金津貼，另一方面又附和泛暴派的「全面封關」建議，威脅政府就範否則就會進行罷工，近日據傳已有一些「黃醫護」集體請假。這些人的行為完全沒有一點責任感和專業道德。香港正值疫情的關鍵階段，絕不能有絲毫放鬆，醫護理應堅守崗位，但一些「黃醫護」卻利用這個重要時候，

反過來要挾政府，要這要那，更揚言罷工，置病人及廣大市民安危於不顧。不論他們出於什麼政治目的和訴求，這些敗壞醫德的行為都不能接受，全世界都不會接受這種行為，一小撮「黃醫護」的自私行為已成「香港之恥」。

在疫情面前，內地的醫護顯示出高度的專業道德，顯示出人性光輝，廣大民眾也自覺支持政府防疫，但自稱國際大都市的香港，一些泛暴派政客卻是政治蓋過理智，暴徒藉故發難，到處破壞，落井下石，更是泯滅人性。「黃醫護」失去了專業道德，失去了醫護應有的人格操守。這場「反修例風波」確實是一面照妖鏡，將香港的不堪都映影出來，將一班沒有人性的政棍、暴徒、「黃醫護」都暴露人前。這些人已經成為香港防疫的最大漏洞和風險。

資深評論員

# 「黑心醫護」罷工愧對全香港人

議事  
論事  
聞昱行

正當新型肺炎肆虐，香港面臨重大醫療衛生挑戰之際，反對派又有新搞作。一幫「黃絲」醫生組成的「工會」竟然宣稱要罷工，除了要求OT「補水」等待遇之外，還要求香港政府立即「全面封關」，禁絕內地和香港之間的一切交通。有數十個護士則集體「請病假」，提出類似訴求。這些醫護人員以罷工要挾政府，實在非常過分。

## 「封關」港人受害最大

先說「全面封關」的問題。雖然原則上說，為了對抗疫症，政府不能排除一切選項，但「全面封關」絕對應該是最後一個。香港和內地來往頻密，這是經濟活動和社會交往自然而然發展的結果，也是香港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，「全面封關」對香港影響實在太大。試想，香港的大量食品由內地供應，完全封關，香港人的食物供應如何跟得上？物流貨運也是香

港的重要產業，一旦物流無法南下北上，香港的物流中心還要不要搞？

香港還是世界航空樞紐，每天有數以百計的航班在香港轉機來往內地和國際其他地區。一旦「全面封關」，內地旅客轉機也不能在香港轉，損失大的是內地同胞，還是香港的航空樞紐地位？廣州白雲機場和深圳機場對「國際航空樞紐」早已「虎視眈眈」，香港又怎麼能自廢武功？

除了這些直接的經濟活動之外，回歸多年，香港和大灣區融合發展，很多人都在「一日生活圈」生活。不少港人和內地人本來就在香港深圳（甚至廣州）「兩頭跑」，兩地上班、上學和生活。一旦「全面封關」，這些人的工作學習生活怎麼辦？

有人提出，可以不「全面封關」，只是要拒絕內地人到香港。這種說法實在無知。根據政府資料，每天進出關卡的人中香港居民佔了七成。也就是說，只有最多三成左右是內地人。假設這些內地旅客內或有潛在的病毒攜帶者的話，那七成的香港人同樣

在內地旅行或生活，難道就不可能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？而且，目前湖北幾乎整個省都「封省」，湖北人都無法外出。廣東省也處於一級戒備狀態，防控力度不在香港之下。香港如果只禁止內地人進入，禁了三成，還有七成，能對整個防護形勢有多大幫助，實在成疑。

公眾出於不了解而有恐慌情緒情有可原，但極少數醫護人員以罷工行動相要挾，這尤令人憤怒。他們的出發點不外乎兩個：一個是怕感染；一個是「本土主義」。

眾所周知，醫生護士講究醫德。醫學院或者護士學校的學生都要學習醫學倫理學，聯合國《日內瓦宣言》是第一課，裏面寫道：「作為醫學界的一員，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。病人的健康應為我首要的顧念……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年齡、疾病、殘疾、信仰、國族、性別、國籍、政見、種族、地位或性向的考慮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。」

這裏提到了兩點，值得「黃絲」

醫護人員好好反思。

第一，醫護人員要為病人「奉獻一切」，「病人的健康應為我首要的顧念」。也就是說，他們不能因為治療病人有一定危險性就止步不前。事實上，醫護人員在接受培訓的第一天起，就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危險性。這正如警察知道抓賊有危險，消防員知道救火會有危險一樣。而且他們的工作是有回報的，「they are well paid for it」。

政府應該給醫生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，但再安全的措施也不可能「零風險」。如果人人都怕接觸傳染病人有風險，那麼是不是就讓病人自生自滅了？

第二，醫生救死扶傷，就是不理病人是誰，「任何年齡、疾病、殘疾、信仰、國族、性別、國籍、政見、種族、地位或性向」，只要有病就要全力醫治。這本來是醫生最起碼的道德標準。

但那些「黃絲」醫護人員口頭上說的是，「香港的醫療資源應該『港

人優先』」，實際上就認為內地患者低人一等，不配被這些「高貴」的醫生醫治。

## 難以掩蓋靈魂的卑劣

兩者結合在一起，「黃絲」醫護人員實際上想的是：「我是香港醫生，不能冒險去救內地人」。就算他們已不當自己是中國人，即便不當同胞是同胞，那麼對着香港人和外國人也不應該如此見死不救。他們思想的狹窄，內心的怯懦，靈魂的卑劣，真是無以復加。

正當內地大批醫務人員在國難當頭之際，紛紛自告奮勇，寫下「請戰書」，從全國各地支援武漢，與武漢人民共渡時艱之際，看到我們香港有這群不成器的醫護人員，真是分外令人傷感。以前，香港醫生是「天涯俠醫」，現在「杏林覺醒」，覺醒為一幫冷血動物，真不知他們如何能對得起這份崇高的職業？

資深評論員

# 抗疫體現中國制度優勢

一場突發而來的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傳染疫情，迅速擴散到包括港澳在內的全國各地，世界也有若干國家出現了感染個案。一個月時間，中國政府從發現病情、找出病毒、全面防疫過程，充分體現了中國制度的優越性，也體現了中國人的傳統美德。

集中力量辦大事，這是中國制度優勢之一，也是最突出的特點。從去年12月28日發現不明肺炎，到1月20日國家衛健委成立了高級專家組確定疫情後，整個防控疫情即提升為國家行動。1月24日（年三十）晚，是中國人最重視的家庭團聚夜，但當晚我們看到了第一批的解放軍、上海以及廣東派出的醫療隊馳援武漢，到目前除了西藏和新疆建設兵團以及湖北自己以外，全國其他省區市有30支醫療隊一共6000多人已經到達了湖北開展工作。國家衛健委也專門組成國家醫療隊、中國科學院的中醫醫療隊奔赴一線，會同湖北的醫務人員一起奮戰在抗擊肺炎疫情的前線。在短短的五天時間，就有這麼多的醫護人員馳援武漢。更為壯觀的是，武漢火神山醫院、雷明山醫院將用7天時間陸續建成，屆時可以收治感染病人2300人。這種能夠與病魔賽跑的速度，這種四面八方馳援武漢的舉措，只有在中國才能發生，這是任何西方民主國家都無法比擬的。

過程民主，決策集中，這是中國制度優勢之二。一月中旬以來，在武漢看到了各類防疫高級專家組、病毒科學家等等實地考察身影，各研究機

構對病毒爭分奪秒進行分析。在這個過程中，專家對疫情以科學的態度進行討論，甚至爭論

。不同領域的專家有不同的分析和結論，並且用公開、透明的資訊向社會公布。當專家們及輿論對疫情的源頭、病毒情況掌握得越來越充分時，中央果斷決策，採取最嚴厲的隔離、限行等重大措施，甚至對武漢這個超千萬人口的城市實行了封閉。能下這樣的決心，沒有堅強的政治領導、沒有堅強的政治意志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
上下一心、眾志成城，這是中國制度優勢之三。有令即行，有行必果。春節是中國老百姓盼望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，許多人平時省吃儉用，不怕天寒地凍，到了年末也要奔向「家」團聚。春節也是旅遊、交通、餐飲、零售等行業的黃金銷售季，到處是人旺財旺，天道酬勤。但是，一場疫情把所有期盼打亂了。中央發出一定要打贏這場疫情阻截戰的號令後，全民隨即行動起來，以小家服從大家，不串門，不擺宴。有些已經外遊的武漢家庭，或從武漢歸家的打工一族，自覺服從被隔離14天的措施，短時間減少了幾億人的出行，全社會做到上下一心、行動一致！因為我們有一個超強能力的中央指揮系統，同時也有貼近民心民意的中央領導層。

最近網上有兩句話，讓人特別感動，叫「國有戰，召必回，戰必勝」！醫護人員逆向而行，馳援武漢，正是一家人的心團聚一起是溫暖，一家人的手緊握一起是力量！

全國政協委員

# 香港經濟結構必須大改革

海洋公園資不抵債，向特區政府申請撥款106.4億港元以推行「全新定位策略發展計劃」。該項事宜已開始在特區立法會經濟事務發展委員會展開討論。在當前香港政治形勢下，反對派議員必定竭力反對，即使建制派議員也不能不提出批評或表示保留。作為香港一名居民，我不欲海洋公園因為財政問題而關閉，畢竟，她長時間是香港的一個吸引外來遊客的「招牌」，令不少香港居民感到驕傲。但是，作為一名香港問題研究者和時事評論員，我不得不嚴肅地指出，海洋公園發展所遭遇的瓶頸是香港的一個縮影。

任何一個企業陷入資不抵債，必定是經營陷入危機，而且，「冷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。

## 缺乏長遠視野應對內地競爭

長期以來海洋公園是靠內地遊客，內地客佔其每年一半入場人次。然而，2012/13年度創出770萬入場人次高峰後，海洋公園遊客量持續下跌，2018/19年度跌至570萬人次。值得重視的，是2013/14至2018/19的6年，有5年整體訪港遊客上升，但其中4年海洋公園遊客數字是負增長，即使2017/18有增長，也僅是0.1%。2013/14和2018/19年度，全港遊客人次錄得雙位數增長，海洋公園入場人次卻微跌；2015/16年度全港旅客跌逾7%，海洋公園入場人次跌幅近19%。主要原因就是海洋公園的內地遊客明顯減少，而後者與2014年開幕的珠海長隆海洋王國頗有關係。一年前，我偶遇一對來自深圳的母子，問他們對海洋公園的印象，那位母親回答不如珠海長隆海洋王國。海洋公園在長隆

知微篇  
周八駿

海洋王國開業那一年遊客人次由同比上逆轉為下跌，絕非偶然。看來，海洋公園的經營層低估了來自長隆海洋王國的競爭。根據世界主題娛樂協會（TEA）數據，長隆2015年有逾550萬入場人次，翌年升至847.4萬，長隆2019年在全球主題樂園總容量的排名居第10位，海洋公園排20位。

進一步分析，近些年海洋公園遊客減少，還與旅行團遊客減少相關。香港2018年訪港過夜旅客人次按年升4.9%，主要是內地「自由行」遊客增加，旅行團數目跌10%。海洋公園2018/19年入場人次雖與前一年相若，本地遊客按年升14%，「自由行」遊客升近三成，但是，受旅行團減少影響，海洋公園非本地遊客減少10%。內地「自由行」遊客以購物為主，不同於旅遊團常把遊覽海洋公園作為一個項目。

綜上所述，海洋公園近些年經營陷入困境，主要由於缺乏對內地因素的及時和具長遠視野的應對。珠海建立長隆海洋王國非海洋公園所能左右。內地「自由行」遊客增多而旅遊團減少也非海洋公園所能左右。但是，海洋公園經營層應當敏銳察覺這些對海洋公園生存攸關的變化，及時制訂和實施應變計劃，而不是等到資不抵債、瀕臨破產之步。

再放大了看，香港何嘗不是如此。香港經濟高度依賴服務業，主要服務對象是內地。由於來自內地、主要來自廣東省珠三角的貨物運輸量連年下降，而這些貨物大部分改經深圳港外運，香港

在全球貨櫃港排名已被深圳超越。香港機場客運量，2019年首次被廣州機場超越，這是一個值得香港社會各界重視的信息。如果香港不能盡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，那麼，數年後，香港機場在客運和貨運上都將被廣州機場越過。

## 必須擺脫西方權威機構羈絆

至今，香港唯一具明顯優勢的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。但是，香港糾結於是被西方認可抑或爭取更大市場份額。2020年1月20日，評級機構穆迪把香港長期信貸評級由Aa2降至Aa3，僅較中國內地的評級高一級，理由是，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權所受限制，可能較想像更嚴重，實際的自主權或預期變化將帶來風險，並影響外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，例如美國國會通過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》，可能進一步削弱香港貿易政策的效力，降低香港的競爭力和經濟實力。毋須諱言，對於西方權威機構的這一類壓力，不少香港居民是忌憚的。他們希望特區政府放緩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步伐。然而，時不我待。廣東省珠三角9城市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必定加快融合，澳門將建設以人民幣計價、交易和結算的證券市場，深圳證券市場將繼續拓展，香港如果不能從內地以外的國家或地區爭得市場份額，那麼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難免受損。

近些年有關方面吸引其他司法區企業來香港上市，但是，成效不如願。非主觀努力不夠，而是全球重心正向東方轉移，要求香港金融市場重點為內地服務。因此，必須擺脫西方權威機構的羈絆。

資深評論員、博士